

# 蔣碧微生死戀 (二十二)

楊兆青

蔣碧微經歷父母逝世的沉痛哀傷，兒子出走的生離痛苦，這是她慘痛人生的焦點。此時的徐悲鴻，却爲了跟廖靜文訂婚，被迫在報上，第二次刊登和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的啓事，造成對蔣碧微奇羞難洗，雪上加霜的嚴重傷害。

## 致書悲鴻表明態度

蔣碧微傷心之餘，想起父親說過：「我老了，這是我唯一的心事，希望悲鴻會回來……。」她也想到，母親生前在信裏殷殷叮嚀：「希望你們情好如初，堅貞彌久……。」

蔣碧微風木孝思，想遵從雙親遺願，跟徐悲鴻復合。但因過去徐悲鴻有許多事情做得太絕，使她不得不再三思考，終於更肯定自己對徐情愛已無，若勉強重圓，絕難像一般恩愛夫妻，享受互相關心的快樂和安慰。她哀傷的祈求雙親能諒解自己的決定。她要表明態度，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徐悲鴻：

「書奉

懷慈室主人座右：敬維 垂鑒，竊碧微與君結縭二十餘載，其間經過，初則恐懼憂惶，繼則辛酸困苦，雖未極人世之慘痛，然何嘗有一日之安寧？而昊天不憫，尤以爲未足，令君中途變心，至破家室。

碧微自知罪孽深重，豈敢怨天尤人，是

以捐棄以還，唯知振奮，力圖自存，冀能仰望給於人，而兩兒之教養，亦自認爲天職，未嘗一日忽懷。乃不蒙諒解，反對微怨恨日增，疾難備至，不特利我之摧毀，抑且置兒女於不顧。

竊思我遭天譴，應受苦厄，弱小何罪？

彼此無辜！伯陽既絕望投軍，不知生還何時？麗麗雖深知奮發，可憐担負無人？此情此境，凡我友人，莫不洞悉，然屢請人轉達微忱，君咸聽若罔聞，毫無責任之心。以微之識君，固難信其絕無良心，然證諸事實，則又似人性全泯，豈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是君所以至是者乎？

碧微迫不得已，乃延律師致書於君，而所提條件，咸爲君子所能，至其價值，實卑不足論，因微只求度過抗戰難關，初不望此區區者，能惠及將來。然君猶以爲苛求，不惜訴苦言窮，一再譏價，至今聞者，莫不竊笑。因此等事，固不能如貨物之貿易，其理甚明。

碧微素性率直，言出必行，行必不改，然事先亦必有深長考慮，然後出之，非若君之全憑衝動，隨口聲諾，信手書憑，而事後無一踐行，此則應請熟慮是幸！

至於訴諸法律，非碧微初意，抑亦所有

友人不願吾人有此結局。故多年來，雖屢受登報之辱，終無報復之行，蓋碧微一本古人「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」之訓，初非因無把握而不敢爲也。且微向不爲損人不利己之事，倘欲快一時之心，又何嘗不能令人一嚐鐵窗風味？然自問良心未泯，縱此時與君，生有嫌隙，然究曾爲夫婦二十年，亦未能忍情若此也。抑君此時，已愛助有人，心焉可慰，體健康復，幸福綿長，當可忘懷於碧微之罪戾行尤，亦以見君子之恕道也，冒昧陳辭，諸維諒宥。專此卽請

藝安

蔣碧微敬啓 卅三年七月十六日

蔣碧微在信裏，提到請律師寫信的事，原來還是徐悲鴻先這麼做的。

徐跟廖靜文同居不久，他希望對廖的感情負責到底，但是他的心裏老記掛着跟蔣碧微之間，仍有手續未了，便委託沈鈞儒律師，正式向蔣碧微提出離婚的要求。於是乎蔣碧微也敦請端木愷律師，代表處理。沒有想到，徐悲鴻竟因子女教育費的問題，認爲蔣碧微要求太過。

這回，徐悲鴻收到蔣碧微的信，他沒有覆函，却寫信給他的學生呂斯百，感嘆自己生來就是悲劇人物，他的人生悲劇，並沒有因年齡的增長而減少。

徐悲鴻又說，自己的藝術生命，有太多的矛盾與孤獨。他承認不懂處理人際關係，許多自以為會得到別人諒解的事，無意中竟會造成對別人的傷害。當他被蔣碧微拒絕的時候，就有為誰憔悴客天涯的悲涼久留心頭。

他爲了逃避內疚，心累身倦。生命的衰微，沒有影響他對藝術志氣的衝擊。他就靠着對藝術的執愛，無求於人的努力，減少生活上的苦惱。

當一個男人的自尊被抹殺時，這個抹殺他自尊的人，事後雖以任何方式或內容，都很難使他的自尊完全恢復過來。徐悲鴻浪子回頭，多次都被蔣碧微拒絕，他認爲，這是雙方隔着因個性不同，以及坦誠程度互異所樹立的牆。他在牆的這一頭，才能抓住自我的樂趣和尊嚴。牆的那頭，是蔣碧微的冷峻和驕矜。他已失去越過牆頭的勇氣。他怕失望後的恐懼和迷茫，再一次壓得他喘不過氣。每一個人的人生需要不同，苦惱各別。

徐悲鴻說，他最苦的是對蔣碧微愛無所示，怨無所述。一個有家室，却不能享受家庭溫暖的人，心裏不平的是一種被放逐式的自生自滅。徐悲鴻不願被拒而絕，一意他求。他希望跟蔣碧微之間，今後能各自獨立而相安無事。不過，徐悲鴻在信的最後，還是顧念舊情而無限歎意的說：「又做錯事了，準備回重慶挨罵，賠罪。」

### 女兒歸省一場風波

不久，徐悲鴻跟廖靜文從貴陽回到重慶碧溪，住在中國美術院的樓上。女兒徐麗麗，要同弟陪她一道去看父親。兩人上樓還沒有進門，便見廖靜文堵在門口，毫不客氣的指問：

「上來幹嘛？你們是什麼人？」  
同弟是個忠僕，先前聽說過廖靜文的笑話，對她印象已經不好，現在又見她如此不講道理，明知她是廖靜文，却故意反問：

「妳是誰？敢擋在我們先生門口！」  
徐悲鴻身體不舒服，躺在床上休息，他聽見門口的談話聲，忙起身坐正，朝外望見女兒和同弟。他在裏頭叫：「麗麗呀，叫同弟不要說了！不要再說了！」

同弟往裏頭一望，先是看見徐悲鴻滿臉病容，又從歪斜的帳門，瞧見凌亂的枕頭被褥，床上墊着是散亂的稻草，有許多稻草還掉出床外。她滿心懊惱，男主人何以過得如此狼狽？便在此時，順手把麗麗往門裏一推，自己也跟着衝進去，不意廖靜文竟出手推阻同弟。同弟一氣，也用力把廖靜文推開，同時大聲的叫：「閃到一邊去，我來看我們先生，跟妳無關！」

廖靜文以前沒有見過麗麗和同弟，頭一回碰面，就起衝突，她聽同弟這句話，不覺火冒三丈，往前一衝，拳頭落在同弟身上，同弟也不甘示弱，兩人就此打罵起來。

麗麗又怕又急，站在一旁放聲而哭。徐悲鴻立刻下床，向前幾步，勸架又沒有力氣把她們拉開，只得有氣無力的朝同弟喊：

「不要吵了好不好？同弟啊！好不好？」  
鬧得正厲害，住在樓下的陳曉南聞聲起來，連拖帶拉的把廖靜文哄到樓下。同弟跟在後頭又罵了幾句，才氣猶未平的回身走到徐悲鴻面前。徐悲鴻已坐回床沿，他沉痛的又朝她說：「同弟

啊！現在不比從前了，你看看我這個地方……」  
同弟聽徐悲鴻說得如此傷心，想想從前他住家裏時的風光，瞧瞧他現在的窩囊，不禁流下了眼淚。三個人，一時都沒有說話。心裏一直難過的同弟，停了好久，才對徐悲鴻說一些關於蔣碧微的近況，徐悲鴻始終沉默的望着門外，偶而移動呆滯的雙眼，看看同弟，再看看麗麗。同弟看他不問不答，心想多說無益，準備告辭。

「先生自己多保重啊！」說完，同弟帶着仍在飲泣的麗麗，離開滿臉無奈的徐悲鴻。蔣碧微跟徐悲鴻的婚變，雖有兩位律師出面處理，但是仍舊沒有解決，事情又這樣泥水似的拖着。

### 孫韻君來了又去了

此時，久無音訊的孫韻君，突然又在重慶出現。原來，孫韻君自從民國二十七年八月間，因爲沈宜甲在桂林出面作媒，觸怒孫父，孫父一氣之下，舉家遷離他處，用意在隔絕徐孫的來往。不幸，整個中國都是一個戰場，尤其二十八年初起，日機開始轟炸陪都重慶，局勢更加緊張。孫家搬來搬去，都離不開西南各省。烽火戀情，無奈無常，孫韻君不管到那裏，都心裏懸念着徐悲鴻，雖然從報紙上，知道一些徐悲鴻在藝壇上的動態。怎奈家規嚴格，心中雖有所思，但不敢有所求。如此一晃已經五年。這回碰巧孫家也住在重慶，孫父證實過徐悲鴻跟廖靜文的關係，對女兒和徐悲鴻的那一樁事，想必是時過境遷，管教才沒有從前嚴格。孫韻君好不容易找到機會，去學校的畫室看徐悲鴻。這一天，她到了那裏，徐悲鴻一人正在整理畫具。

離散多年，戰亂餘生，兩人見面，驚喜萬分。但是，本來就少有笑容的徐悲鴻，才一下子，面容又憂戚起來，他內疚而有些激動的說：「我總是做錯事，爲什麼我總會做錯事呢？」

孫韻君雖然沒有滿腹委屈和相思要傾訴，當她看到徐悲鴻的憔悴，聽到他痛苦的自責，而這正是盼望已久的見面，孫韻君又不忍說出自己的辛酸，去加重徐悲鴻的心裏負擔了。她那份重逢的喜悅，也很快就消失。掛在她臉上的，是這幾年來習慣性的雙眉微皺。她想了想，反而鎮定的去安慰徐悲鴻：「不要老把自己往錯的方面想。錯誤已經過去了，何必再去想！」

「妳受這麼多苦，難道對我不責怪不怨恨？」  
「也怪也恨！只是怪自己没有智慧，恨自己當初不敢。像廖……啊，她怎麼樣？」

徐悲鴻猛然一聽，頗爲吃驚，他聳聳肩，稍停，難爲情的說：「妳都知道了……。」

談到廖靜文，孫韻君不復原來的平靜。少女的純癡，對往日的戀念，使她產生波動的情懷。她自我埋怨的心緒，很快轉變爲含有敵意的不甘。孫韻君沒有見到徐悲鴻之前，思念故人的那份真切，完全佔據她的整個心房。她只想弄清楚，經過這麼多年，在徐悲鴻心目中，自己份量還有多重。她也約束自己，從父親那裏聽來，關於廖靜文的消息，跟徐悲鴻見面時，絕口不提，免得自己吃醋失態，但是女性先天的柔情與矛盾的胸懷，使她見到朝思暮想的人，就有不是味道而要排擠對方的想法。孫韻君無限委屈的說：「我妬嫉廖靜文！」

「……。」徐悲鴻想到許多複雜的問題，感嘆身世坎坷多難，含愧的不知怎麼接腔才好。

孫韻君說出了心頭的積鬱，情緒略爲平和。她面對故人，回憶從前，開始有淡淡的甜蜜自心底產生。她說出往事，希望加重自己在徐悲鴻心田中的永久性。

「您記得嗎？在中大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從天目山寫生回來，我們埋葬那一對相思鳥，您說『葬鳥的人真心，願意將來跟佳人，合枕共眠』。我永遠記得。」

「啊！荒唐……。」徐悲鴻不願重提舊事，多談只有增多彼此的痛苦，他不安而故意說：「韻君，那是說着玩的，說着玩的話，不要記掛。」

「不！」孫韻君肯定的表示：「那時候，我感覺到您說那句話的真誠。我永遠不忘！」

提起那時候，徐悲鴻不免又想起，跟蔣碧微的情與恨。那種人事全錯，日子難過的折磨，長期下來，使他對蔣碧微僅有無奈的拖延與絕望的痛苦。晚來的廖靜文，給徐悲鴻不是單純的平靜，也混雜有隨時都會爆發的幼稚。徐悲鴻思前思後，只有孫韻君這段情最美。但是，此境已過，此情已非。他痛苦的長嘆一聲，說：「我在那時候，就做錯事。現在，我又做錯事！」

「現在？怎麼說！」  
「……。」

徐悲鴻又是嘆息，沒有回答。孫韻君猜測着，關心的問：「您指的是廖？還是另有難題？」  
「她不像妳……。」徐悲鴻欲言又止。先是雙手摀住臉，低頭沉思，然後以手掌在臉龐上下

磨擦，是一種失望的悲觀動作。好久，才放下手，望着孫韻君說：「有許多事，她做出來真可怕！」

「……。」  
這回，輪到孫韻君不知道要怎樣開口？

倒是徐悲鴻，自己慢慢說出廖靜文拿毒藥，迫他在報上登啓事；見人分等級；和同弟打架等的鬧劇……也說出律師跟蔣碧微辦離婚的事。末了，他自問自憐的搖搖頭說：「我總做錯事，爲什麼我會這樣子呢？」

對於徐悲鴻移情廖靜文，使孫韻君人雖在徐悲鴻面前，却有相距千古的失落悲痛。孫韻君將心比心，更加重了先前她對蔣碧微的深心愧疚。

孫韻君的臉上，表情十分複雜，心中萬分痛苦。她跟徐悲鴻挨過一段幾乎令人窒息的靜默，孫韻君始問：「這麼說，您跟廖，是定了？」

徐悲鴻的心頭，像千針亂刺。他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懊喪而艱難的說：「使妳痛苦，這是我

的錯誤！」  
「都是因爲戰亂……。」孫韻君心裏有一種歷盡滄桑，紅顏易老的莫可奈何，「如果沒有戰亂，今天我們不會如此。」

孫韻君把一切不幸，都歸在「戰亂」，也許這麼說，比較容易減少彼此的痛苦。戰亂的流離會沖淡許多恩怨。對於已經無法改變的悲傷，怪在戰亂，或許是最好的心裏發洩。此刻孫韻君又開始壓抑含悲的情緒，她故作平靜而緩慢的說：「這種分手的理由很悲哀，可是，您總還有使我祝福的地方。我會處理自己……。」

「韻君，爲什麼你還是這般善良？」這場重逢，喜悅只在乍然見面的一刻，然後就是兩人呆坐畫室傷感的談話。孫韻君含淚道別時說：「見到您真好。我們的事，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」

孫韻君來了，又走了。她心裏夾雜着對命運妥協的不甘，以及悔不當初的自怨，還有永遠沒了結的，那份對徐悲鴻矛盾的深情。

徐悲鴻只捕捉到短暫的重逢驚喜，却捕捉不到孫韻君的相思和善良。他擁有知遇的溫暖，也承受了被棄的冷漠。

孫韻君漸行漸遠的身影，終於在徐悲鴻的眼裏，消失了。就此同時，張道藩和素珊，夫妻却各爲私情，另有所爭。

### 素珊擺出結婚書來

張道藩雖然愧有二心，但無意也無法斷絕蔣碧微的來往，他爲了跟蔣碧微相處時的真誠和愉快，爭取素珊的諒解與容忍。

素珊萬般努力，只爲爭取丈夫的全心的愛。她希望張道藩瞭解，妻子對丈夫的自私是保護家庭的力量。一個屋頂下，豈能容下兩個女人？

這一天，張道藩從重慶回到歌樂山，進門就看見茶几上，擺着他跟素珊的結婚證書。那是當年由張道藩自己起的稿，傅斯年用毛筆宣紙寫的行書。素珊找出來，把它攤開，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上面寫的字，那是素珊別具用心的處理方式，想以過去家庭生活的內容，喚回張道藩的記憶與重視。結婚書上面，有一段這樣寫：

「我們兩人情投意合，願結為終身的

伴侶，曾於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四日，在巴黎訂了婚約。現在上海結婚，發願一生相愛相勉，同甘共苦，以長精神之愉快，而成此生之不虛，借答我們雙方父母和朋友，及一切愛我們的人們。民國十七年九月二日。」

素珊在「發願一生相愛相勉」的幾個字旁，用粗筆直直的劃了一條紅線，張道藩當然知道她的用意。他看過，心裏有一種被教訓的不滿，正在廚房忙的素珊叫出來，對她說：「不要寄望改變我，你愈是這麼做，就表示我們距離愈遠。」

「我在保護這個家！你不能命令我違背自己的良心。」素珊不高興的頂他：「你也應該有良心吧？」

張道藩頗爲不悅，問她：「妳只會跟我談這些？」

「反正，我說什麼，做什麼你都認爲不對！你一意向外，對我已經有了偏見。」

「別忘了，此刻妳正在加深我的偏見！」素珊本來就是滿腹委曲，張道藩却又愈說愈絕，她心裏一氣，提高嗓門說：「以前你不是這個樣子！有沒有想過，替我想過？」

張道藩見她如此盛氣凌人，自己口氣也跟着變壞：「妳讓我處理自己的事，妳管得愈少，對妳愈好！」

素珊聽了大叫：「頑石也會點頭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張道藩自知理虧在先，沒有再說下去，心中却是暗想：「最笨的女人，用這種方法，最最笨的女人！」

素珊和張道藩的問題，愈鬧愈大，愈吵愈複雜，愈來愈表面化。張道藩寫信給蔣碧微，向她訴苦，並且表示，他已經四十八歲了，向來不作長壽之想，但是爲了蔣碧微，爲了他們兩人的前途，他鼓起勇氣，而且準備再活二十年，爲了他們的愛，他們應自視是二十幾歲的人，假若奮鬥有結果，他們到六十幾歲，仍然可以過四十幾歲的生活，也許他們意外的成功，能在人間留一段佳話。可是，他還是掩藏不住太多的矛盾，張道藩仍愛他的家，又離不開蔣碧微，他痛苦的說：

我心愛嘆，日裏夜間；

誰能助我？理出情牽！

張道藩雖爲情苦，對於國家大事，却從不疏誤。有人說他「豪氣百折不肯休，一寸丹心萬斛愁；不知肝膽向誰是，歌哭無端到白頭！」他愛人也真，愛國也真，他一味地真，幾乎無事不真，無時不真。真的結果，加重了他對黨團的責任。

### 湘桂告急救助流亡

這時候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，局勢相當緊張。因爲國軍自從在八月八日放棄堅守四十七天的衡陽，日本軍隊沿湘桂鐵路進犯，攻陷桂林，侵佔柳州。原來住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，大批都在倉皇中成爲難民，流亡各地。張道藩建議中央設法救濟，給予生活上的妥善安排。到了十一月

敵人已經從廣西進入貴州境內，情勢非常危急。張道藩辭去中央海外部部長的工作，專任中央文運會主任委員，奉命到貴州協調黨政軍團，救助難胞等工作。沿途，他會有詳細的記載，讀之令人鼻酸。茲摘錄其中一段，以見其真情：

「今天下午視察各難民招待所，見到形形色色的慘狀，心裏萬分的難受！每當我看見一個小女孩，我就會想起，假如我自己的女兒不幸淪落到這種地步，我將作何感想？我將有什麼話說？這些婦女孩子，都是人家的妻兒或者是愛人，她們自己在這麼樣的受苦受難，而她們的父母丈夫愛人死未卜，她們的內心裏正有着多麼深鉅的悲痛！……。」

他又記載：

「沿公路所經各地民衆，或被散兵，或被土匪，或被饑寒交迫的難民的搶掠滋擾，可以說是十室十空。都勻城居民約四千戶，被燒的達三千家，全是散兵亂民放的火，無家可歸者，就此一地就達二萬數千人，損失在三十億左右……。」

滿目瘡痍的戰後慘況，令人涕零。侵略者的罪行，實在罄竹難書。張道藩行色匆匆的到黔南各地巡視，代表中央，宣揚德意。轉眼已經到了民國三十四年的元旦，他在天寒地凍，寒氣凜冽的早晨，參加貴州省黨部的團拜出來，回到接待所，徐悲鴻已經等在那裏。

### 張徐相見一陣緊張

張道藩意外見到徐悲鴻，心裏頭忐忑難安，

預料到有不尋常的事要發生。果然，張道藩招呼徐悲鴻坐定，就聽徐悲鴻開門見山的說：

「大家都忙，我有話就直說了！」

張道藩完全不知道，徐要跟他說什麼？但從徐嚴肅而略帶奇怪的表情上，可以看出話題的嚴重性。徐悲鴻又說：

「我知道，你一直有信給碧微！」

「啊！」張道藩吃驚的一愣，接着是耳根的通紅延展到整個臉龐。他從來沒有料到，自己祕密給蔣寫信，竟會讓徐悲鴻知道。他還沒來得及回話，徐已冷冷的繼續往下講：

「幾年來，碧微也都給你寫信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張道藩手腳都有一點發冷。他想，徐悲鴻怎麼會如此明白！徐進一步說：

「感情的事，如果有第三者介入，就難處理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張道藩的神經起了異常變化。心裏開始虛慌起來。在這個地方，如果徐悲鴻跟他吵開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張道藩向來口才很好，但因此時此事，自己內愧在心，一時變得非常笨拙，他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「我們換個地方談，換一個地方！」

「不必了，在這裏就好！」徐悲鴻態度一直未改，氣氛是幾乎令人透不過氣的僵；「今天一定要把話說清楚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張道藩愣在那裏，滿心緊張。徐悲鴻緊接着

問：

「碧微不接受我的複合要求，理由不單純，爲什麼你不肯……。」

「你聽我說！」張道藩急中生智，想先發制人，搶着接腔：「先不談我們，先談你！」

徐悲鴻似乎得理不饒人，迫着張道藩說：

「我沒什麼好談的，事情已經很明顯，你對碧微是最有影響力的人。」

「好吧！你再往下說。」一個長長的深呼吸，張道藩情緒漸漸冷靜下來，他反問徐悲鴻：

「你準備怎麼辦？」

「這就是今天的問題！」

徐悲鴻這時候，口氣才稍爲緩和下來。兩人陷入短暫的沉默。

張道藩想起自己跟蔣碧微的交情，相知相戀却不能公開，如果今天做個了結，從此可以公開來往，也是辦法。他又想起徐對蔣的種種過份行爲，替紅粉知己不平的心緒，立刻轉爲些微的氣怒。心緒一轉，他對徐悲鴻說：

「爲什麼？你要一再登報侮辱她？」

「所以，今天我來找你！」

張道藩索性挺直脖子，對徐說：

「怎麼處理？你說吧！」

徐悲鴻堅決表示：

「請你出面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我要結束這件事，」徐悲鴻又補充一句：「你非出面不可！」

張道藩身心感到觸電的震撼。他神智懵懂的等待徐悲鴻如何說法。

經過漫長的心路適應，張道藩才弄清楚，徐指的問題，原來不是自己想的那樣。

往常，張道藩給蔣碧微寫信，有時在一個信封裏，會同時裝進兩封信，一封向蔣表示思戀的情書；一封向蔣問好的普通通信，信裏，總會代一筆問其他朋友好。蔣碧微有心掩飾秘密，常把那些問候信公開，因此許多朋友，都曉得蔣張魚雁往返甚密。徐悲鴻的學生呂斯百，閒談當中透露此事，激起徐悲鴻找張道藩的動機。

徐悲鴻說，他跟廖靜文的婚事，被廖催促甚急，但這頭手續未了。想想朋友當中，或許能幫上忙，從旁勸「離」的人，只有張道藩。他怪張不肯幫忙，今天非得讓張點頭答應。

徐悲鴻找張的另一個原因，是他在貴陽有二十四箱東西，要運回重慶，戰時張羅不易，特地來請張道藩協助處理的。直到這時，張道藩才鬆了一口氣，爲剛才差一點把話說溜了嘴而暗暗叫險，他虛驚一場，餘悸未消，反過來，一語雙關的對徐悲鴻說：

「你誤人太多，也該停下來了。」

「是啊！我回頭，已非當年，只好另外找人……」徐悲鴻現出痛苦的神情。好像在回憶，又好像另有寓意的說：「聽人家談起，碧微跟你處得很好，你多給她一點安慰！多給一點。」

張道藩才平靜下來，又敏感的樹起戒心。他含糊糊糊的趕緊回答：

「你的箱子，我想辦法。你們的事，多研究研究吧！」

徐悲鴻到底知道多少？張道藩不禁深心憂慮

，甚至有相當程度的恐慌。

當張道藩風塵僕僕的奔走了將近三個月，圓滿達成任務，於二月底，回到陪都重慶的時候，黔南各地對中央政府的領導，都表現空前未有的團結與擁護熱忱。侵略者的命運，在軍民全心的抗擊下，節節失利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。我國三千多萬軍民的慘烈犧牲，整整八年的浴血奮戰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。舉國上下歡欣若狂。

蔣碧微的律師端木愷，抗戰勝利後已經飛回上海，蔣碧微不願痛苦的問題老拖着，便自己直接去看沈鈞儒律師，幾經折衝，徐悲鴻同意了蔣碧微提的一切條件。

### 在沙坪壩辦妥離婚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蔣碧微跟徐悲鴻之間，鬧了十四五年的問題結束了。離婚手續在沙坪壩，重慶大學張聖英教授的宿舍裏。到場的人除了男女當事人外，還有律師沈鈞儒，證人馬壽徵、呂斯百，主人張聖英夫婦及蔣徐的女兒徐麗麗。

當天下午兩點多鐘，徐悲鴻神情頹喪，臉色蒼白，手拎着一隻粗布口袋，獨自走進張聖英的客廳，三點之後，其他有關人士陸續到齊，不久，蔣碧微帶着麗麗，也蹣跚到達。沈鈞儒律師還在作最後的努力，當着大家的面說：

「你們兩位，顧念兒女前途，好不好不離婚呀？」

「我答應離婚，是爲了成全徐先生跟廖小姐

的婚事，」蔣碧微痛苦的說：「我何嘗願意這麼做，但事情鬧到這個地步，確實是無法挽回了。」

麗麗楚楚可憐的樣子，一直依靠在母親身邊。不時看向那邊垂頭喪氣的父親。

徐悲鴻始終沒有把頭抬起來，律師的勸說他也没有反應，只顧從粗布口袋裏取出一百萬塊錢，和一百幅不曾裱過的畫，交給律師。

沈鈞儒勸阻無效，依計行事。四點多鐘，文件上簽字蓋章完畢，蔣徐的姻緣關係，從此斷絕。徐悲鴻匆匆走過來抓住麗麗的手，然後拍拍她的肩膀，沒有說一句話，轉身就走，麗麗傷心的追出去，顫抖的大叫：

「姆爸！」

徐悲鴻走了幾步，停住，回頭，麗麗迎上去的時候，看見他雙眼含淚。

「我不是好父親……麗麗……」

徐悲鴻把女兒擁在懷裏，用勁的貼向自己。麗麗感覺到由父親身上傳過來的溫暖，但僅止一剎時間，這溫暖又消失了。徐悲鴻已經往外面直直的走去。丟下無辜的麗麗，無助的站在那裏掉眼淚。

蔣碧微緊抿雙唇，手帕在兩眼之間輕輕移動。由於她過去長期的心靈創痛，此時雖然傷心，倒也還能冷靜。她謝過主人及朋友，帶着女兒，當晚回重慶。

第二天，就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，蔣碧微檢討過去，想想將來，滄海一粟的渺茫感覺，提醒她今後必須更堅強的努力，她以「昨非今是」來勉自己。也許因爲精神的束縛全部解除，這「自



由」的第一天，她過得竟非常愉快。

張道藩在這段時間，隨侍蔣主席巡視京滬，忙於復員復建工作，當他得知蔣徐已經離婚，會無限感嘆的對朋友說：「悲鴻回頭太晚了，早一點的話，大概不致像今天，唉——總算有個了斷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蔣碧微獲得的第一個好消息，是收到去從軍而久無消息的伯陽來信，說他曾隨軍遠征緬甸，在密支那附近一帶原始林地，和頑敵日本展開了浴血奮戰，他們解過英軍的圍，阻遏了日軍的瘋狂攻勢，屏障了雲南和印度的安全，……他們的部隊不日就到廣州接收。蔣碧微和麗麗，一再讀着伯陽的信，母女兩人高興得跳起來。不過他們的重逢，却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夏天，蔣碧微已復員南京，伯陽請准退伍，才見面。

### 吳稚暉推荐任國代

吳敬恆稚暉早在三十一年九月間，曾到磁器口看過蔣碧微，臨別時對蔣說過：「悲鴻由他去吧，有事朋友會幫助你的！」當時聽聽，只不過是極其平常的應酬話，想不到這位長者，一諾千金。幾年後，他真正幫蔣碧微安排了一個非常體面的出路。那就是制憲時期的國大代表。

制憲國民大會，決定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在南京召開，這是政府遷政於民的一次大典，中華民國憲法，便由這次會議訂制。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一共兩千零五十人，包括各黨各派、東三省、台灣光復地區以及苗族、社會賢達等人士，其中婦女代表名額原定二十人，但是蔣夫人

以我國婦女領袖的身份，為鼓勵婦女參政，以提高婦女地位，建議將婦女名額增為八十人。蔣碧微便以社會賢達的身份，接受吳稚暉的推薦，被遴選為制憲代表。吳稚暉的推介函，是這樣寫的：

總裁夫人審鑑不待  
懿教至久聞以盼  
康勝至為什慰承  
疊頒珍賜因

尊者所賜不敢辭亦不敢瑣謝實則感悚時，交并也茲敬啟者聞此次國大選舉

垂念從前婦女界每為政界所忽將

建議大會各予以相當最少比例使女界傑才不遭落

選至足欽頌在無黨無派中網羅黨外賢俊亦設相當

數額敬恆學所素知有宜與蔣碧微女士生長名門其

尊人當代宿學故蔣女士能承家學才行卓著久執教

鞭于四川教育學院為諸生所敬佩彼雖尚未正式黨

入其私淑 總理主義較黨員為專誠因其留法甚久

於世界大勢政局消長皆能洞見本末且陳論糾謬皆

能扼要若賜予甄選必在國會中多所獻替也特介

請

記錄無任主臣肅叩

### 張視麗麗猶如女兒

蔣碧微和麗麗，當時還在重慶，距制憲國民大會的會期，還有兩個月，往上海的機票一時無法買到，正感到棘手，此時返貴州盤縣料理母喪，

的張道藩，正好寫信來，說他在故鄉的事，辦得差不多了，要蔣等他，好一道回上海。

麗麗從來很喜歡張道藩，有一次蔣碧微開玩笑說，要把麗麗給張當女兒，天真的孩子，心裏果然有了這樣一個祕密的願望。那時她已十七歲了，她自己寫了一封信，寄去盤縣安慰張道藩，他們兩人之間的感情交流，像蔚藍的穹蒼，像澄清的湖水，像如茵的碧草，更像是中天皓月，流露出自然的，純潔的，天籟般的美妙旋律。由於麗麗也贊成留下來，等張道藩一起才走，蔣碧微母女又繼續待在重慶。

張道藩在以後的日子裏，曾為麗麗寫了不少字畫。張對麗麗的親摯，可以從張道藩覆給麗麗的信裏，看出他的真情。

「麗姪：八月廿日給我的信前天才收到，昆明離盤縣雖然很近，但是因為交通不便，所以一信需四天才到達，你這封信給我很多的安慰，你的文字是大大的進步了，尤其你的懂事和感情豐富，都十足的在信中表現出來，現在有幾點要向妳說明的：

1. 假若我愛護妳，不會使別人說我偷竊了妳父親對妳的愛護的話，請妳准許我愛護妳，我愛護了妳並沒有減少了一點對麗蓮的愛，所以妳用不着以為妳奪了我對她的愛，我並且希望她長大了，有妳這樣一個姐姐，幫着我愛護她、教導她。

2. 有一天妳媽媽說要把妳給我做女兒，我萬分的高興，可惜我當時的心境不寧靜，所以沒有說什麼，妳以為或者是因為妳說了『你一定不要

我，因為我不配』的話，使我不高興了，其實並沒有那回事，妳要知道，在我上次給妳的信中說：我願意能够像愛麗蓮一樣的愛妳，從這句話可以證明我是求之不得妳給我做女兒的。好吧，只

要妳認為我不至於辱沒了妳，從此以後，在妳的心底裏，妳就祕密的當我父親一樣看待，在我心底裏，我就祕密的當妳作女兒一樣看待，爲了避免別人的奇怪，在表面上妳還是稱呼我伯伯，我



此曲上樓上白雲齊交疏結綺懸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  
 聲自響何懸誰能以此曲無乃把梁妻清商隨風茂中曲正  
 能似一彈再三歌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  
 必與秋聲一起高飛

張道藩

習氣深如要掃除時 福念獨何歎呼童不應日日生  
 侍飯未束還讀書古意詎堪聞靈看俗人自與  
 我言疎作詩未必能傳後要是幽懷得小橋  
 丁亥元日錄放翁幽居遺懷詩以贈

張道藩

小朋友清玩

張道藩

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 
 古道淒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  
 人在天涯

張道藩

張道藩贈給蔣碧微女公子徐麗麗的畫及手書古詩詞墨跡。(收藏家黃先生提供)

還是稱妳麗姪，這樣我們中間藏着一個寶貴的祕密，除了妳母親以外，我們不讓任何人知道，將來可能知道的，祇是懂事以後的麗蓮。

3. 兒女對於父母的愛和孝順，是沒有相對條件的，也不應該有所圖的，妳的父親儘管對妳不關心，儘管有旁人安慰他，在妳一方面妳仍然要盡妳的心關心他，同情他，敬愛他，假若始終沒有機會做到這些，或者遭他的拒絕，那妳可以問心無愧了。在妳仍舊能够關心他，同情他，敬愛他的情形下，我來愛護妳，那我也問心無愧，沒有把妳對他的愛偷竊了，所以關於這一點，妳必須答應我誠心的做，那麼我就能够心安理得的愛護妳了。

給妳的自來水筆不算什麼，你應該現在就取用，你如果用了這支筆寫出很好的文字，豈不比保留着更使我高興嗎？我希望我以後不至於太窮，那麼除了這顆愛護你的心而外，我會給你很多我願意給你的東西，我此生此世不會再有兒女，我此後就把我的老年的一切寄託在你和麗蓮的身上，我相信我會得着無限安慰的，祝你快樂！健康！進步！」

道藩

蔣碧微從重慶回到上海，一路都由張道藩護送，想不到爲此原因，竟又引起軒然大波，蔣碧微才經過大風大浪，麻煩又跟着來，她的人生是如何，坎坷不幸呢？

向來乖巧的女兒麗麗，考取大學之後，竟離家出走，是爲什麼？使她如此傷害母親的心靈？(下期續完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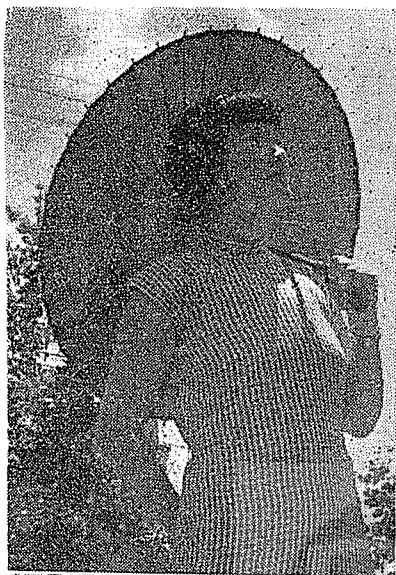
# 楊兆青：「蔣碧微 生死戀」插圖

(文見一三七頁)

(左圖上)張道藩為蔣碧微拍攝的照相。

(左圖下)張道藩為蔣碧微女公子徐麗麗拍攝的照相。

(收藏家黃先生提供)



(右圖上)張道藩為妻子素珊所繪的畫像。

(右圖下右)張道藩早期的照相。

(右圖下左)張道藩為吳稚暉所繪的畫相。